

音乐的海岸

[日] 村上龙 著

张唯诚 译



NLIC29708764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音乐的海岸

[日] 村上龙 著

张唯诚 译



NLIC29708764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的海岸 / (日) 村上龙著; 张唯诚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327-6002-2

I. 音… II. ①村…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044 号

ONGAKU NO KAIGAN

By MURAKAMI Ryu

Copyright © 1993 MURAKAMI Ry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RAKAMI Ry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04-475 号

音乐的海岸

[日] 村上龙 著 张唯诚 译

策划/沈维藩 责任编辑/沈维藩 装帧设计/沈 容 杜 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34,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6002-2/I·3562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4742977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龙

栾殿武

村上龙,原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佐世保是依山傍海的天然良港,早在19世纪后期,日本政府即在这里设立了海军镇守府。在1902年以后的日本历次对外扩张战争中,佐世保一直发挥着重要军港的作用,城区扩展迅速。1945年,由于美军的空袭,佐世保城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朝鲜战争爆发后,佐世保成为美军的海军基地,随后日本海上警备队(海上自卫队的前身)也进驻此地。于是,佐世保又重新蒙上了军港的色彩,基地附属的原海军兵工厂在朝鲜战争的军需刺激之下恢复了元气,造船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村上龙就是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1967年4月,村上龙考入了长崎县立佐世保北高中,其间,他和伙伴们组织摇滚乐队,演奏披头士等西欧流行音乐,深受女同学的欢迎。此时正值反对日美安保军事同盟的高校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佐世保也不断发生抗议美军航母停泊的学生示威游行,村上龙目睹学潮,内心深受震动,于是,他解散了摇滚乐队,加入校内新闻俱乐部,开始学习写作。

1970年3月,村上龙高中毕业。在此前后,他重新组织了摇滚乐队,同时涉足戏剧、摄像等,并在市文化中心举办了多次摇滚音

乐节,深受好评。同年,村上龙离开家乡来到东京,考入东京现代思潮社经营的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于是,他来到地处东京都福生地区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放浪生活。横田基地是美军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五空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驻日美国空军的核心。村上龙在此地和美军士兵的交往,涉及性、毒品等各方面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日后文学作品的基础。

经过两年的放浪生活,1972年4月,村上龙考入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造型系基础设计专业,重新开始校园生活。他从小就表现出写作才能,14岁时在《PTA新闻》上发表作品《初恋与美》,获得过市长奖。进入大学后,村上龙开始了文学创作,于1976年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福生地区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于放浪生活,但狂热过后,他们对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作品表现了初涉人世的青年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面前感到困惑、压抑和无奈,却得不到正确的人生引导,因而只能以寻找刺激来发泄和消耗自己的青春活力,是一部非常规的青春小说。这年5月,小说获第19届群像新人文学奖,同时还被提名为日本文坛最具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奖的候选作品。由于评委们褒贬不一,评选中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评委认为此作品是当代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亦即颓废化的象征,但多数评委则肯定和赞赏其全新的、透明清澈的文学风格。7月,小说终获多数票通过,被授予第75届芥川奖,随即创造了当月销售100万册的空前纪录,引起全日本轰动,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而非单纯的文学事件,村上龙也由此作为一个新人作家一举成名,受到文坛瞩目。到2005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销量高达350万册,

是日本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其影响至今不衰。2007年4月29日,村上龙在接受中国《东方早报》采访时曾说道:“这部小说每年还在增印一万多册,在年轻人中间还是非常受欢迎……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和三十二年前的年轻人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吧!”此书问世后,日本涌现出了一批对现行体制进行探究和批判、对现有文学传统发出挑战的作家,他们因这个书名而被称为“透明族”,而村上龙则是这个文学流派的开创者,《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也成为了日本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

应该指出,在《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中,有部分关于毒品、滥交、酗酒、暴力及摇滚乐等过于“透明”的消极描写,所以对于这部作品,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有自己的鉴别,应该有所扬弃,而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不过,同样应该指出,这些描写并非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而毋宁说是对主题的表现起到了反衬的作用。整部小说可以说是写了一个年轻人“大梦醒来无路可走”,找不到理想的人生道路,从而对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发出巨大疑问的过程,为了体现“梦醒”时分的沉痛,需要对“大梦”作出铺垫,只有这样,这个巨大的疑问才会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从这一点上说,小说的构思是成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这群青年都发现了自己生活状态的无意义,和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得不到同情和认可,小说中的人物麦尔的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共同心态:“那种脏生活我受够了,可不知道干什么好。”他们最终也分手了,有的希望出国开眼界,有的走上了传统的结婚成家之路,有的要去当搬运工,靠自己的力气上班存钱。即使是还在迷茫的人,例如那个瘾君子“冲绳”,他怀念的还是主人公“龙”吹奏长笛的纯洁年代,只有那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美妙的”,“我越来越想知道,那时听长笛的心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这一点是我一直牵挂的。我想知道这个

答案,假如知道了这一点,我情愿停止注射海洛因”。在小说末尾,“龙”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比作一只压抑一切的巨大黑鸟,期盼着有“温暖的阳光”帮助他的“身影”覆盖住这只黑鸟:这才是小说的主题和深切含义所在,才是作品的闪光之点。正因为《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具有这样严肃的主题和深切的思考,小说才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

这以后,村上龙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数十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作品。总体来说,村上龙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类题材。

第一类是关于人性探索的题材。1980年10月,描写两个弃婴长大后人性扭曲和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婴儿》问世,获第3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是日本当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杰作之一,可以同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远藤周作、中上健次等当代名家的名作相媲美。1983年,村上龙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斐济的侏儒》,这部长篇小说线索错综复杂,人物涉及多个国家,主线是南太平洋斐济一个混血儿侏儒向侮辱自己的加拿大女市长复仇的故事。自从成名以后,村上龙频繁出国,小说的场景也经常跨越世界各地,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这个特征的第一次集中体现。这方面的其他作品还有以一名患有幻听症的女子的异国之旅为线索,探索生存和毁灭问题的长篇小说《伊维萨》(1989),以及探求快乐的极限和自我意识的长篇小说《心醉神迷》(1995)等。

第二类是反映充斥于现代社会中的暴力与战争的题材。村上龙的第二部小说《战争在海对岸开始》(1977)是由数个观念性的情节组成的实验性作品,暗示战争将要爆发,寓意性极强。其他作品还有1983年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极端的爱与幻想》、《五分钟后

的世界》(1994)、《寂寞之国的杀人》(1998)等。《极端的爱与幻想》是一部表现革命与反叛等暴力题材的国际政治经济小说,其中有暗杀、控制舆论导向、操纵政变和总罢工等方面的描写。《五分钟后的世界》则虚构了日本在二战末本土被攻陷的情节,刻画了日本在接近毁灭的边缘苦苦挣扎的惨烈场面。

第三类是恋爱题材。1982年开始连载的《网球少爷的忧郁》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背景,以体育和恋爱交融的情节描写了当代日本社会和青年的生活。村上龙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的恋爱小说经常融入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体育是一例,美食也是一例。他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1986)以东京、纽约、巴黎等世界主要城市为舞台背景描写男女恋爱,而美味佳肴和名贵洋酒在他笔下则成了出色的舞台道具。长篇小说《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2000)讲述的是一位作家与初恋女友相隔二十年情缘再续的浪漫爱情故事,书中关于法国菜肴的描写也很精彩。

第四类是与现代科技有关的超时代题材。1982年8月,村上龙完成了外星人题材的《别急,朋友》的电影剧本和小说稿,文中涉及到生物工程技术、克隆以及细胞工程技术等。1984年初,村上龙与青年音乐家坂本龙一共同主持了以超进化论为题的座谈会,与会的有吉本隆明、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著名文艺评论家。1986年初,村上龙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超导体夜总会》,描写一群来自各行各业并熟练掌握高科技的英才聚集在一个小酒吧,运用现代科技解决人类情感难题,情节虽然荒诞,但语言相当幽默。

第五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经济问题的题材。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令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头脑膨胀,也让年轻的一代开始贪图和追求浮华享乐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泡沫经济的

崩溃,整个社会经济不断滑坡,逐渐陷入了低谷,一流金融企业相继倒闭,各大银行连续出现经营亏损,呆账激增,股市暴跌,资金外流,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凶杀抢劫等恶性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民众普遍对前途丧失信心。在这样的动荡年代里,村上龙不断发表新作,向当今日本社会发出警告。其中《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2000)以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教育体制崩溃为题材,影响尤其广泛。

第六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无故逃学以及课堂秩序失控等教育问题的题材。日本现在大概有 60 万中学生长期旷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多数教师认为学生旷课是由于精神失常等健康因素所致,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家庭环境、教育体制以及社会制度存在问题。这类题材的作品有获谷崎润一郎奖的《共生虫》(2000)、被拍成电影的《最后的家庭》(2002)等。另外,这一问题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恋爱与流行曲》中也有所反映。

第七类是属于通俗小说范畴的题材。日本的通俗小说分化为暴力、多重性格、毒品、买卖淫、性虐待、少年犯罪以及快乐杀人等多种题材,村上龙的作品广泛涉及上述多种题材,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以前的通俗小说缺乏思想性的固定观念,是通俗小说的突出代表。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主要描写提供变态性服务的应召女郎的短篇小说集《黄玉》(1988),描写一个想杀人的男人偶遇一个想自杀的女人,两个人心灵发生扭曲的《耳环》(1994),反映高中女生以“援助交际”的名义卖淫的《恋爱与流行曲》(1996)等。

除了上述这些,村上龙有影响的作品还有自传体青春小说《69 sixty nine》(1984 年连载)、探讨音乐和生命关系的《音乐的海岸》(1997)等。

小说以外,村上龙还发表有大量随笔,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1987

年出版的《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这部随笔集从男女、恋爱、性等角度出发,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功能不全”进行猛烈的抨击,文笔犀利明快,时有惊世骇俗之语,因此一直畅销不衰,村上龙也一再续写,到2003年已经写到第七部。此外,交织着爵士乐、美酒、爱情、神秘、感伤的《恋爱永远是未知的》(1991),为青少年解释工作、职业的含义的《13岁的职业安定所》(2003)等,也很受读者的欢迎。

村上龙1977年就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广播电台担任音乐节目主持人,从而涉足当代传媒界,后来也经常参加电视专题节目,在因特网发达后,他还个人发行免费网络杂志《Japan Mail Media》,分析当今日本的经济现象,这些都是他不同于大多数作家同行之处。村上龙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如上文提到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69 sixty nine》、《黄玉》、《最后的家庭》,以及《京子》(1996)、《在酱油里》(1997,获读卖小说奖)、《昭和歌谣大全集》(2002)等。从1979年至今,源自村上龙作品的电影已有十多部公映,有的还是他自编自导,其中《黄玉》为他在意大利电影节上赢得了导演奖。此外,他的《村上龙电影小说集》(1995)也写得非常出色,于1996年获得平林泰子文学奖。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村上龙与另一位流行作家村上春树经常被相提并论,并称为“W村上”。这两位同姓村上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表现现代化大都市为作品主题,两人私交也很好,1981年7月曾举行座谈会,畅谈各自的文学志向(村上龙为“自我解放”,村上春树为“自我变革”)、生活道路及婚姻等,之后发表了对谈录《Walk, don't Run》(要走,不要跑)。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大都市已经从过去的人们聚集生活的空间,逐渐向工作谋生的场所、向孤独而枯燥乏味的象征性符号的集合体转化演变,生活空间日

益狭小,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面对如此的状况,村上春树作品的特征是善于把玩孤独,善于从枯燥乏味中发掘乐趣,与生活真实保持距离感,格调也比较优雅而宁静,喜怒哀乐爱憎表现得并不强烈。相比之下,村上龙的作品虽然涉及面非常广泛,但主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作品中对于血腥、污秽、放荡、暴力、噪音、力量的撞击等场面的逼真、露骨、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身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大量使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他还注重向青年一代传达人生思想,认为年轻人没有既得权益,是最无私而且充满希望的一代,他要通过作品让青年人理解人生的苦难,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立并努力寻找未来。这些,都构成了村上龙作品的文学特点。如果将村上春树的小说比作爵士乐的话,那么村上龙的作品则是快节奏的表现反社会题材的摇滚乐。

综上所述,村上龙自 24 岁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开创了新兴的文学流派“透明族”以后,一直是日本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通过村上龙的作品,读者在理解、透视、预测当代都市生活变化和所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将获得深刻的启发。

目 录

第一章 音乐的起源 / 001

第二章 旋律 / 014

第三章 和谐音 / 045

第四章 律动 / 076

第五章 切分音 / 104

第六章 即兴演奏 / 126

第七章 乐谱 / 179

第八章 乐器和歌曲 / 206

尾声 音乐的海岸 / 225

第一章 音乐的起源

电话铃声响起，健次原本不想管它，但随即还是轻声骂了一句混蛋，将正读着的书往沙发上一摔，拿起了话筒。

“健次吗？”美和子的声音在发颤。

今晚的客人有点不好对付，虽说只是赤坂事务所的一个律师，但几乎一手掌控着暴力团伙来自香港的非法财源。说起来，和我是同一类型的人，健次想，大学毕业，明白自己和他人的欲望，既习惯于暴力，又详细了解法律。

“这人很可怕的样子，今晚我可干不来。”

“现在，在干什么？”健次问，他的声音和语气总是没有变化，决不斥责，也不大声叫喊。

“在洗淋浴，我已经洗完了。”

“出什么事了吗？”

“那倒没有。这人不太说话，进屋就掀我裙子，和以前的人不一样呀。”

“我说美和子，我总是跟你说，这种时候你要自己拿主意。”健次说着就要挂断电话。“健次，等一等。”听筒那边传来美和子的声音，听起来如同飞虫的鸣叫。没有正经事，健次想，电话是谁发明

的？爱迪生？不，那家伙叫贝尔，他还创建了一个叫贝尔实验室的通信智囊团。反正，交流一旦变得频繁，便必然扯些不着边儿的话，没有正经事，不像话。

“听到你的声音，我平静了一点。有事我再打电话来，可以吗？”

“嗯嗯，我就在这里。”健次挂断了电话。

律师每两个月叫一次女人，他不用兴奋剂，也不用可卡因，身材虽不高大，却懂得如何令对手丧失意志，不论那对手是女人还是其他人。正因为这样的男人正在变得极端稀少，健次的营生才干得下去。

健次正在读于斯曼^①的《逆天》，读到第137页，电话又响起来，还是美和子，离第一次电话过了一个半小时，听声音好像要哭的样子。

“健次，救救我！”

健次没做声。这电话也许是律师要她打的，一面在背后干女人，一面令其打电话，同丈夫、恋人、情人说话，这种事，律师这样的人常干，当然，健次也干过。

“喂，求求你，来一下好吗？”

美和子的声音很清晰，大概没有给她打药。

“我被两个人干着呀。”美和子一面哭一面说。健次愤怒起来。

“让客人接一下电话。”健次压低变得有些颤抖的嗓门对美和子说。电话那边传来用手掌按住话筒的声音，短暂的沉默，美和子手掌上的温热和柔软似乎传了过来。也许是读了于斯曼的缘故吧，有些影像在闪烁，还有声音，像电影的倒叙镜头，这是什么呢？

^① 法国作家(1948—1907)。

健次想，自己的某些东西的确被夺走了，却不知道那些被夺走的东西是什么。迄今为止，那样的事即使发生过几百、几千、几万次，他也一直没有放在心里，所以细节是记不得的，例如，当夏天到来的时候，西瓜和焰火便成为“被抢夺”这种状态的象征，它们包含着不快的回忆，无法进入身体的核心。因了这不快的回忆，我至今仍在追随那些思绪生活着。现在是夏天，窗外的夜景看上去是扭曲的，然而眼前闪现的却不是西瓜和焰火，好像是一种闪闪发光的纸，像铝制的轮胎环和银色的手工折纸，那不是金属，是银色的纸，重叠在这银纸上的，是布满皱纹的手。那手是记得的，是父亲的手。父亲？多么不快的记忆，父亲的手因了美和子手掌按住话筒的声音而闪现出来，像电影的倒叙镜头。为什么我对影像如此脆弱呢？健次想，即使打掉幼儿的牙，我也可以若无其事，在需要的时候，对婴儿也要采取行动，可是，对于影像我却束手无策，难以消除。如果因为事故和疾病，眼睛受到损伤，恐怕自己会立即发疯吧？只有实际的所见才能使自己从影像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所以我只钦佩没有视力的人。盲人忍受的恐惧大概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我的眼睛瞎了，我会喜欢音乐吗？健次不喜欢音乐，可为什么眼前会浮现父亲的手和银色的纸呢？

“他们说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已经付了很多钱，要你有事到这里来。”

美和子的声音突然传过来，还听到律师的笑声。美和子正带着哭腔打电话。想起来了，健次差一点说出声来。父亲经常给我做木刀，还把包装香烟的银色纸片仔细地贴在木刀上，于是那刀便闪闪发光，像真刀一样了。

“马上来，你等着。”健次对美和子说，随即放下电话，换上套装。小衣橱里挂着三十多套名牌套装，全是用女人的身体换来的。

抓起车钥匙，健次朝赤坂酒店的方向出发了。

夏天眼看就要结束，外面却依然闷热。健次的公寓位于中板桥，是不动产商生意红火时建的，不过周围还是老街，有些房屋的檐下摆着小花盆，透着绿意，青葱幽静。虽然距市中心有些远，但健次的女人大多卖力，所以并不成为问题。那些喜欢聚集于迪斯科舞厅、酒吧和夜总会的女人，健次是不会收罗的。

包月停车场建在小河边的空地上，健次的车停在三号车位，这深蓝的萨博四速自排车是从一个有土地的报商那里弄来的。那报商用抵押土地得到的钱在池袋肆意挥霍，结果被一个未成年的女子缠得脱不了身。健次一面看着那56岁的男人像婴儿似的哭泣，一面接过车子 and 钱，那时真有趣。钱被无赖们席卷一空，报商的家属不断下跪求情，还挨了少女的揍。少女是东北人，因买空卖空离家出走才与健次签了约。为了求得饶恕，报商絮絮叨叨地讲他二十年前多么清苦，如何和老婆一起挨家挨户揽生意，弄得那少女也忍俊不禁。健次坐进萨博，眼前又浮现出那贴着银纸的木刀来。父亲总共为健次做了六把刀，做第七把的时候去世了，第四把刀最长，木质坚硬，不久前健次还保存着。

律师订的套间位于一座超高层的酒店里，能鸟瞰东京的全景。律师身着睡衣，坐在沙发上，让服务员拿来四瓶健次不多见的香槟。窗边还站着一个男人，高个儿，吸着烟，美和子则裹着浴巾靠在写字桌上。

“他是我朋友，搞电视的，挺正常的家伙。”律师说。

高个儿冲健次点点头，打了个招呼。他大概四十出头，浓眉薄唇，像过去流行的黑手党题材电影中的叛徒。健次想，在那种电影中，长这副模样的人多在最后被干掉，这家伙会怎样呢？

“当然，我是想付两个人的钱，但她不愿意，我便打算放弃。他

来后，我们正商量着，她便给你打了电话。”

美和子想喝饮料，健次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健次不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将火打得很大，然后把手掌放在火苗上。

美和子叫起来，律师歪着嘴角想笑，但一会儿听到吱吱的声音，便止住了笑。

“我们可不喜欢这样。”高个儿说。

“停下来！”

但健次还在继续，又过了十秒钟，健次关掉打火机，屋里弥漫着毛发烧焦的气味。律师低着头道：“我们并没有小瞧你的意思。”美和子走过来，把手搭在健次的肩上。

“让这家伙穿好衣服，行吗？”健次向美和子抬了抬下巴问。律师点点头，美和子消失在卧室中，高个儿坐在了健次的旁边。

“刚才说过，我羡慕两个人干一个女人的家伙，但她说不行，所以正如你看到的，我们连衣服都没有脱。”

健次一面点头，一面用手绢擦手掌。

“我们也知道，你不是那种普通娱乐业事务所的头儿。”

律师说着劝健次喝香槟，健次说要开车，回绝了。

“那么，”健次将手绢收进口袋，重新看着律师道，“刚才，那家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后面干她呢？”

律师摇摇头。

“她确是说正被两个人干着的，难道只是告诉我你们打算那样做？”健次这样嘟囔着。律师喝了一口香槟，挥挥手道：“一面干，一面让她给你打电话，这种事我们可没有做。”

“做了也没关系。”

健次将烧过的手掌伸给高个儿看，一面抿着上唇笑。手掌只是有点红，并没有烧焦。